

十三經註

四七九
61



12
21
61

門 12
說
卷

東

春秋左傳註卷第五十九

哀十二年

盡十五年

晉 杜 預 註

經十有二年春用田賦

直書之者以示改法重賦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魯人諱娶同姓謂之孟子春秋不改所以順時

公會吳于橐皋

春秋左傳

卷五十九

哀公

二

三

橐皋在淮南遂道縣東南

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鄆

鄆發陽也廣陵海陵縣東南有發繇亭

宋向巢帥師伐鄭

冬十有二月螽

周十二月今十月是歲應置閏而失不置
雖書十二月實今之九月司歷誤一月九
月之初尚温故得有螽

傳十二年春王正月用田賦

終前年事

夏五月昭夫人孟子卒昭公娶于吳故不書
姓死不赴故不稱夫人不反哭故不言葬小
君孔子與弔適季氏季氏不纒放經而拜纒音
問

諱娶同姓故謂之孟子若宋女不稱夫人
故不言薨反哭者夫人禮也以同姓故不

成其夫人喪孔子始老故為弔也纜喪冠也孔子以小君禮往弔季氏不服喪故去經從主節制

公會吳于橐皋吳子使大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以結之明神以要之寡君以為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乃

不尋盟

尋盟尋節盟也周固也制之謂制其義奉之奉贊明神結之謂結其信要之要以禍福尋重也寒歇也

吳徵會于衛初衛人殺吳行人且姚而懼謀於行人子羽子羽曰吳方無道無乃辱吾君不如止也子木曰吳方無道國無道必棄疾於人吳雖無道猶足以患衛往也長木之斃

無不標也國狗之疾無不噬也而況大國乎
 秋衛侯會吳于郟公及衛侯宋皇瑗盟而卒
 辭吳盟吳人藩衛侯之舍子服景伯謂子貢
 曰夫諸侯之會事既畢矣侯伯致禮地主歸
 餼以相辭也今吳不行禮於衛而藩其君舍
 以難之子盍見大宰乃請束錦以行語及衛
 故大宰嚭曰寡君願事衛君衛君之來也緩
 寡君懼故將止之子貢曰衛君之來必謀於

其眾其眾或欲或否是以緩來其欲來者子
 之黨也其不欲來者子之讐也若執衛君是
 墮黨而崇讐也夫墮子者得其志矣且合諸
 侯而執衛君誰敢不懼墮黨崇讐而懼諸侯
 或者難以霸乎大宰嚭說乃舍衛侯衛侯歸
 效夷言子之尚幼曰君必不免其死於夷乎
 執焉而又說其言從之固矣

難去聲墮
許規反

且子餘反標音
飄瘼吉世反以

子羽衛大夫子木亦衛大夫患衛為衛患也標擊疾狂噬齧也盟不書畏吳竊盟藩籬也侯伯致禮以禮賓也地主所會主人也餼生物辭謂各以禮相辭讓難苦困也束錦以行以賂吳也語及衛故若本不為衛請者止執墮毀也子之公孫彌牟君必死於夷出公輒後卒死於越

冬十二月螽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邱聞之

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

火心星也火伏在今十月猶西流言未盡沒知是九月歷官失一閏釋例論之備

宋鄭之間有隙地焉曰彌作頃邱玉暢岳戈錫子產與宋人為成曰勿有是及宋平元之族自蕭奔鄭鄭人為之城岳戈錫九月宋向巢伐鄭取錫殺元公之孫遂圍岳十二月鄭罕達救岳丙申圍宋師

岳音羊

隙地閒田彌作頃邱玉暢岳戈錫凡六邑
勿有是謂俱棄之自蕭奔鄭在定十五年
城以處平元之族宋向巢伐鄭此事經在
十二月螽上今倒在下更具列其月以為
別者邱明本不以為義例故不皆齊耳

經十有三年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岳

書取覆而敗之

夏許男成卒

無傳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陳留封邱縣南有黃亭近濟水夫差欲霸
中國尊天子自去其僭號而稱王以告令
諸侯故使承而書之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

無傳

於越入吳

春秋左傳

卷五十九

哀公

六

晉一書

春秋

稽古

秋公至自會

無傳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無傳

葬許元公

無傳

九月螽

無傳書災

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

孛音佩

無傳平旦眾星皆沒而孛乃見故不言所
在之次

盜殺陳夏區夫

區烏侯反

無傳稱盜非大夫

十有二月螽

無傳前年季孫雖聞仲尼之言而不正歷
失閏至此年故復十二月螽實十一月

春秋左傳

卷五十九

哀公

七

稽古

春秋
傳十三年春宋向魑救其師鄭子賡使徇曰
得桓魑者有賞魑也逃歸遂取宋師于岳獲
成謹郤延以六邑爲虛

向魑救師救前年圍岳師成謹郤延二子

宋大夫爲虛爲虛空之名不有

夏公會單平公晉定公吳夫差于黃池

平公周卿士也不書尊之不與會

六月丙子越子伐吳爲二隧疇無餘謳陽自

南方先及郊吳大子友王子地王孫彌庸壽
於姚自泓上觀之彌庸見姑蔑之旗曰吾父
之旗也不可以見讐而弗殺也大子曰戰而
不克將亡國請待之彌庸不可屬徒五千王
子地助之乙酉戰彌庸獲疇無餘地獲謳陽
越子至王子地守丙戌復戰大敗吳師獲大
子女王孫彌庸壽於姚丁亥入吳吳人告敗
于王王惡其聞也自剄七人於幕下秋七月

辛丑盟吳晉爭先吳人曰於周室我爲長晉人曰於姬姓我爲伯趙鞅呼司馬寅曰日旰矣大事未成二臣之罪也建鼓整列二臣死之長幼必可知也對曰請姑視之反曰肉食者無墨今吳王有墨國勝乎天子死乎且夷德輕不忍久請少待之乃先晉人吳人將以公見晉侯子服景伯對使者曰王合諸侯則伯帥侯牧以見於王伯合諸侯則侯帥子男

以見於伯自王以下朝聘玉帛不同故敝邑之職貢於吳有豐於晉無不及焉以爲伯也今諸侯會而君將以寡君見晉君則晉成爲伯矣敝邑將改職貢魯賦於吳八百乘若爲子男則將半邾以屬於吳而如邾以事晉且執事以伯召諸侯而以侯終之何利之有焉吳人乃止旣而悔之將囚景伯景伯曰何也立後於魯矣將以二乘與六人從遲速唯命

遂囚以還及戶牖謂大宰曰魯將以十月上
 辛有事於上帝先王季辛而畢何世有職焉
 自襄以來未之改也若不會祝宗將曰吳實
 然且謂魯不共而執其賤者七人何損焉大
 宰嚭言於王曰無損於魯而祇為名不如歸
 之乃歸景伯吳申叔儀乞糧於公孫有山氏
 曰佩玉纒兮余無所繫之旨酒一盛兮余與
 褐之父睨之對曰梁則無矣麤則有之若登

首山以呼曰庚癸乎則諾王欲伐宋殺其丈
 夫而囚其婦人大宰嚭曰可勝也而弗能居
 也乃歸冬吳及越平

盛音成
呼去聲

隧道也無餘謳陽二子越大夫觀之謂觀
 越師泓水名姑蔑越地今東陽大宋縣曰
 吾父之旗以彌庸父為越所獲故姑蔑人
 得其旌旗屬會也地守故不獲王惡其聞

春秋
惡諸侯聞之到七人於幕下以絕口也吳
晉爭先謂爭歃血先後吳於周室爲長以
吳爲大伯後故爲長晉於姬姓爲伯謂爲
侯伯寅晉大夫盱晚也大事盟也二臣鞅
與寅肉食無墨墨氣色下也國勝國爲敵
所勝少待無與爭也乃先晉人盟不書諸
侯恥之故不錄伯帥侯牧伯王官伯侯牧
万伯伯合諸侯伯諸侯長也半邾以屬吳

二半邾三百乘如邾以事晉如邾六百乘既
而悔謂景伯欺之何景伯名戶牖陳畱外
黃縣西北東昏城是何世有職謂有職於
祭事襄謂魯襄公曰吳實然言魯祝宗將
告神云景伯不會坐爲吳所囚吳人信鬼
故以是恐之祇爲名言適爲惡名申叔儀
吳大夫公孫有山魯大夫舊相識縈然服
飾備也已獨無以繫佩言吳主不恤下一

盛一器也睨視也褐寒賤之人言但得視
 不得飲呼庚癸則諾以軍中不能出糧故
 為私隱庚西方主穀癸北方主水傳言吳
 子不與士共飢渴所以亡王欲伐宋以宋
 不會黃池故言吳子悖惑吳及越平終伍
 貞之言

經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

麟者仁獸聖王之嘉瑞也時無明王出而

遇獲仲尼傷周道之不興感嘉瑞之無應
 故因魯春秋而修中興之教絕筆於獲麟
 之一句所感而作固所以為終也冬獵曰
 狩蓋虞人修常職故不書狩者大野在魯
 西故言西狩得用曰獲

小邾射以句繹來奔射音亦句古侯反

射小邾大夫句繹地名春秋止於獲麟故
 射不在三叛人之數自此以下至十六年

春秋

和古本

皆魯史記之文弟子欲存孔子卒故并錄以續孔子所修之經

夏四月齊陳恒執其君寘于舒州

庚戌叔還卒

無傳

五月庚申朔日有食之

無傳

陳宗豎出奔楚

無傳

宋向魍入于曹以叛

曹未邑

莒子狂卒

無傳

六月宋向魍自曹出奔衛宋向巢來奔

齊人弒其君壬于舒州

秋晉趙鞅帥師伐衛

春秋左傳

卷五十九

哀公

十三

晉古本

春秋

卷五十九

無傳

八月辛丑仲孫何忌卒

冬陳宗豎自楚復入于陳陳人殺之

無傳

陳轅買出奔楚

無傳

有星孛

無傳不言所在史失之

饑

無傳

傳十四年春西狩于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為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

大野在高平鉅野縣東北大澤是也車子微者鉏商名獲麟以為不祥以時所未嘗見故怪之虞人掌山澤之官曰麟然後取

春秋左傳

卷五十九

哀公

十四

第五

之言魯史所以得書獲麟

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使子路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子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于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

子路信誠故欲得與相要誓而不須盟孔子弟子既續書管策以繫於經邱明亦隨

而傳之終於哀公以卒前事其異事則皆畧而不傳故此經無傳者多濟成也

齊簡公之在魯也闕止有寵焉及即位使為政陳成子憚之驟顧諸朝諸御鞅言於公曰陳闕不可並也君其擇焉弗聽子我夕陳逆殺人逢之遂執以入陳氏方睦使疾而遺之潘沐備酒肉焉饗守囚者醉而殺之而逃子我盟諸陳於陳宗初陳豹欲為子我臣使公

孫言己已有喪而止既而言之曰有陳豹者長而上僂望視事君子必得志欲爲子臣吾憚其爲人也故緩以告子我曰何害是其在我也使爲臣他日與之言政說遂有寵謂之曰我盡逐陳氏而立女若何對曰我遠於陳氏矣且其違者不過數人何盡逐焉遂告陳氏子行曰彼得君弗先必禍子子行舍於公宮夏五月壬申成子兄弟四乘如公子我在

幄出逆之遂入閉門侍人禦之子行殺侍人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成子遷諸寢公執戈將擊之大史子餘曰非不利也將除害也成子出舍于庫聞公猶怒將出曰何所無君子行抽劍曰需事之賊也誰非陳宗所不殺子者有如陳宗乃止子我歸屬徒攻闔與大門皆不勝乃出陳氏追之失道於奔中適豐邱豐邱人執之以告殺諸郭關成子將殺大陸

子方陳逆請而免之以公命取車於道及彫
 眾知而東之出雍門陳豹與之車弗受曰逆
 為余請豹與余車余有私焉事子我而有私
 於其讐何以見魯衛之士東郭賈奔衛庚辰
 陳恒執公于舒州公曰吾早從鞅之言不及
 此遺去聲潘音翻儂力主反屬音燭形音而雍去聲

簡公悼公陽生子壬也闕止子我也簡公
 在魯事在六年成子陳常心不安故數顧

之鞅齊大夫擇言擇用一人子我夕夕視
 事陳逆子行陳氏宗也子我逢之執以入
 執逆至朝也陳氏方睦以欲謀齊國故宗
 族和遺潘沐備酒肉謂使許病因內潘沐
 并得內酒肉潘米汁可以浴頭子我盟諸
 陳以失陳逆懼其反為患故盟之豹亦陳
 氏族使公孫言己言己介達之既終喪也
 上僂謂肩背僂望視謂目望陽得志言得

君子意懼其爲人恐多詐也遠於陳氏言已疏遠違不從也舍公宮子行逃而隱於陳氏今又隱於公宮四乘如公謂成子之兄弟昭子莊簡子齒宣子夷穆子安廩邱子意茲芒子盈惠子得凡八人二人共一乘幄帳也聽政之處人閉門成子入反閉門不納子我侍人子我侍人行殺侍人以素在內故得殺之遷諸寢謂徙公使居

正寢執戈將擊疑其欲作亂將除害言將爲公除害成子出舍以公怒故需事之賊言需疑則害事誰非陳宗言陳氏宗族眾多有如陳宗言子若欲出我必殺子明如陳宗闈宮中小門大門公門也甬中狹路豐邱陳氏邑郭關齊關名子方子我臣取車於道命子方取道中行入車眾知而東之謂知其矯命奪車遂使東雍門齊城門

也逆爲余請豹與余車傳言陳氏務施賈
卽子方從鞅之言不及此公悔不誅陳氏
宋桓魋之寵害於公公使夫人驟請享焉而
將討之未及魋先謀公請以鞶易溥公曰不
可溥宗邑也乃益鞶七邑而請享公焉以日
中爲期家備盡往公知之告皇野曰余長魋
也今將禍余請卽救司馬子仲曰有臣不順
神之所惡也而況人乎敢不承命不得左師

不可請以君命召之左師每食擊鐘聞鐘聲
公曰夫子將食旣食又奏公曰可矣以乘車
往曰迹人來告曰逢澤有介麋焉公曰雖魋
未來得左師吾與之田若何君憚告子野曰
嘗私焉君欲速故以乘車逆子與之乘至公
告之故拜不能起司馬曰君與之言公曰所
難子者上有天下有先君對曰魋之不共宋
之禍也敢不唯命是聽司馬請瑞焉以命其

徒攻桓氏其父兄故臣曰不可其新臣曰從
 吾君之命遂攻之子頎騁而告桓司馬司馬
 欲入子車止之曰不能事君而又伐國民不
 與也祇取死焉向魍遂入于曹以叛六月使
 左師巢伐之欲質大夫以入焉不能亦入于
 曹取質魍曰不可既不能事君又得罪于民
 將若之何乃舍之民遂叛之向魍奔衛向巢
 來奔宋公使止之曰寡人與子有言矣不可

以絕向氏之祀辭曰臣之罪大盡滅桓氏可
 也若以先臣之故而使有後君之惠也若臣
 則不可以入矣司馬牛致其邑與珪焉而適
 齊向魍出於衛地公文氏攻之求夏后氏之
 璜焉與之他玉而奔齊陳成子使為次卿司
 馬牛又致其邑焉而適吳吳人惡之而反趙
 簡子召之陳成子亦召之卒於魯郭門之外

阮氏葬諸邱輿

麋九倫反難
去聲質音致

魑害於公謂恃寵驕盈夫人景公母也數請享飲欲因請討之鞏向魑邑薄公邑欲因易邑爲公享宴而作亂宗邑謂宗廟所在請享公以僞喜於受賜家備甲兵之備余長魑謂少長育之皇野司馬子仲左師向魑兄向巢也又奏奏樂也迹人主迹禽獸者逢澤地理志言逢澤在滎陽開封縣東北遠疑非介大也欲得左師與田皇野

一稱公命也君憚告子謂難以遊戲煩大臣嘗試也曰君與言使公與要誓所難于者有天與先君言雖誅魑要不負言使禍難及子瑞符節請之以發兵桓氏向魑故臣謂司馬故臣與桓魑無怨者子頊桓魑弟桓司馬卽魑也司馬欲入入攻君車亦魑弟也魑入曹以叛以哀八年宋滅曹以爲邑欲質大夫以入巢不能克魑恐公怒欲

得國內大夫為質還入國人曾取質以不能得大夫故人曹劫曹人子弟而質之欲以自固舍之謂舍曹子弟牛桓離弟也珪守邑符信公文氏衛大夫牛又致邑適吳亦不與離同阮氏魯人也泰山南城縣西北有輿城錄其卒葬所在愍賢者失所

甲午齊陳恒弑其君壬子舒州孔邱三日齊而請伐齊三公曰魯為齊弱久矣子之伐之

將若之何對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眾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孫孔子辭退而告人曰吾以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言

壬簡公也孔子辭辭不告也從大夫之後以嘗為大夫而去故言後

初孟孺子洩將圍馬於成成宰公孫宿不受曰孟孫為成之病不圍馬焉孺子怒襲成從

春秋

稱古

者不得入乃反成有司使孺子鞭之秋八月

辛丑孟懿子卒成人奔喪弗內袒免哭于衢

聽其弗許懼不歸

使去聲內音納免音問共音恭

洩孟懿子之子孟武伯也圉畜養也成孟

氏邑病謂民貧困孺子鞭之以恨恚故鞭

成有司之使人聽共謂請聽命共使懼不

歸不敢歸成爲明年成叛傳

經十有五年春王正月成叛

夏五月齊高無平出奔北燕

無傳

鄭伯伐宋

無傳

秋八月大雩

無傳

晉趙鞅帥師伐衛

無傳

春秋左傳

卷五十九

哀公

三

十一

春秋

冬晉侯伐鄭

無傳

及齊平

魯與齊平

衛公孟彊出奔齊

無傳

傳十五年春成叛于齊武伯伐成不克遂城

輸

稽古樓

以偏成

夏楚子西子期伐吳及桐汭陳侯使公孫貞子弔焉及良而卒將以尸入吳子使大宰嚭勞且辭曰以水潦之不時無乃廩然隕大夫之尸以重寡君之憂寡君敢辭上介芋尹蓋對曰寡君聞楚為不道薦伐吳國滅厥民人寡君使蓋備使弔君之下吏無祿使人逢天之威大命隕墜絕世于良廢日其積一日遷

春秋左傳

卷五十九

哀公

二十四

齊

次今君命逆使人曰無以尸造于門是我寡君之命委于草莽也且臣聞之曰事死如事生禮也於是乎有朝聘而終以尸將事之禮又有朝聘而遭喪之禮若不以尸將命是遭喪而還也無乃不可乎以禮防民猶或踰之今大夫曰死而棄之是棄禮也其何以爲諸侯主先民有言曰無穢虐士備使奉尸將命句我寡君之命達于君所雖隕于深淵則天

春秋

和古樓

命也非君與涉人之過也吳人內之共音恭積子賜

反內音納

桐汭宣城廣德縣西南有桐水出白石山西北入丹陽湖陳使貞子弔弔爲楚所伐良吳地將以尸入以聘禮若賓死未將命則既斂于棺造於朝介將命廩然傾動貌蓋陳大夫貞子上介薦重也備猶副也絕世猶言棄也廢日共積謂廢行道之日以

春秋左傳卷五十九 哀公 三十五 信古樓

共具殯斂所積聚之用一日使遷次不敢
畱君命以尸將事之禮言朝聘道死以尸
行事遭喪之禮謂遭所聘之喪為諸侯主
謂主盟也虐士死者備使奉尸將命傳言
乎尹蓋知禮

秋齊陳瓘如楚過衛仲由見之曰天或者以
陳氏為斧斤既斲喪公室而他人有之不可
知也其使終饗之亦不可知也若善魯以待

時不亦可乎何必惡焉子玉曰然吾受命矣
子使告我弟

瓘陳恒之兄子玉也仲由子路饗受也曰
善魯以待時以仲由事孔子故為魯言弟
成子也

冬及齊平子服景伯如齊子贛為介見公孫
成曰人皆臣人而有背人之心況齊人雖為
子役其有不貳乎子周公之孫也多饗大利

春秋
猶思不義利不可得而喪宗國將焉用之成
曰善哉吾不早聞命陳成子館客曰寡君使
恒告曰寡人願事君如事衛君景伯揖子贛
而進之對曰寡君之願也昔晉人伐衛齊爲
衛故伐晉冠氏喪車五百因與衛地自濟以
西禚媚杏以南書社五百吳人加傲邑以亂
齊因其病取謹與聞寡君是以寒心若得視
衛君之事君也則固所願也成子病之乃歸

春秋

稽古

成公孫宿以其兵甲入于羸

羸音與貢同
羸音灼

公孫成成宰公孫宿也齊人必貳言于叛
魯齊人亦將叛子喪宗國謂以邑入齊使
魯有危亡之禍成曰善哉吾不早聞命傳
言仲尼之徒皆忠於魯國成子館客謂使
景伯子贛就館願事君如衛君言衛與齊
同好而魯未肯晉人伐衛在定八年齊伐
晉冠氏在定九年冠氏陽平館陶縣書社

春秋左傳

卷五十九

哀公

二十七

晉古農

二十五家爲一社籍書而致之吳加以亂
在八年齊取讎與闢亦在八年成子病之
病其言也羸齊邑

衛孔圉取大子蒯聵之姊生慚孔氏之豎渾
良夫長而美孔文子卒通於內大子在戚孔
姬使之焉大子與之言曰苟使我人獲國服
冕乘軒三死無與與之盟爲請於伯姬閏月
良夫與大子入舍於孔氏之外圃昏二人蒙

衣而乘寺人羅御如孔氏孔氏之老樂寧問
之稱姻妾以告遂入適伯姬氏既食孔伯姬
杖戈而先大子與五人介與殺從之迫孔慚
於厠強盟之遂劫以登臺樂寧將飲酒炙未
熟聞亂使告季子召獲駕乘車行爵食炙奉
衛侯輒來奔季子將入遇子羔將出曰門已
閉矣季子曰吾姑至焉子羔曰弗及不踐其
難季子曰食焉不辟其難子羔遂出子路入

及門公孫敢門焉曰無入為也季子曰是公
 孫也求利焉而逃其難由不然利其祿必救
 其患有使者出乃入曰天子焉用孔悝雖殺
 之必或繼之且曰天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
 孔叔大子聞之懼下石乞孟縶敵子路以戈
 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
 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孔悝立
 莊公莊公害故政欲盡去之先謂司徒瞞成

曰寡人離病於外久矣子請亦嘗之歸告褚

師比欲與之伐公不果

悝苦回反渾戶門反
長上聲無與音預乘

去聲多章夜反驪
於感反褚中呂反

孔圉孔文子也蒯瞶姊孔伯姬通於內通

伯姬也孔姬使之焉謂使良夫詣大子所

冕大夫服軒大夫車三死死罪三請於伯

姬良夫為大子請圃園也二人大子與良

夫蒙衣為婦人服也稱姻妾謂自稱婚姻

家妾介與貍從之介被甲與貍豚欲以盟
迫孔悝於厠以孔氏專政故劫孔悝欲令
逐輒季子子路也爲孔氏邑宰召獲衛大
夫駕乘車者不欲戰子羔衛大夫高柴孔
子弟子將出奔曰吾姑至且欲至門也弗
及不踐其難言政不及己可不須踐其難
食焉不辟謂食孔氏祿公孫敢門謂守門
也無入爲言輒已出無爲復入使者出乃

入謂因門開而入必或繼之言已必繼孔
悝爲難攻大子石乞孟縶二子蒯聵黨敵
富也冠不免不使冠在地莊公蒯聵也故
政輒之臣比褚師聲子欲伐公不果爲明
年瞞成奔起

春秋左傳註卷第五十九終

春秋左傳註卷第六十

哀十六年盡二十七年

晉

杜

預

註

經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卯衛世子蒯聵自戚入于衛衛侯輒來奔

書此春皆從告

二月衛子還成出奔宋

即驕成

夏四月己丑孔邱卒

春秋左傳

卷六十

哀公

一

稽古樓

仲尼既告老去位猶書卒者魯之君臣宗其聖德殊而異之魯襄二十二年生至今七十三也四月十八日乙丑無已丑已丑五月十二日日月必有誤

傳十六年春曠成褚師比出奔宋衛侯使鄆武子告于周曰蒯聵得罪于君父君母適竄于晉晉以王室之故不棄兄弟寘諸河上天誘其衷獲嗣守封焉使下臣肸敢告執事王

便單平公對曰肸以嘉命來告余一人往謂叔父余嘉乃成世復爾祿次敬之哉方天之休弗敬弗休悔其可追

成比奔宋以欲伐莊公不果而奔武子衛大夫肸也河上戚也復爾祿次謂繼父之世還居君之祿次方天之休言天方受爾以休弗敬弗休悔其可追傳終蒯聵之事

夏四月己丑孔邱卒公誅之曰旻天不弔不

懋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熒熒余在疚
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子贛曰君其不沒於
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
為昏失所為愆生不能用死而誅之非禮也
稱一人非名也君兩失之誅力軌反
屏必領反

仁覆閔下故稱旻天弔至也懋且也俾使
也屏蔽也疚病也律法也言喪尼父無以
自為法稱一人非名謂天子稱一人非諸

侯之名

六月衛侯飲孔悝酒於平陽重酬之大夫皆
有納焉醉而送之夜半而遣之載伯姬於平
陽而行及西門使貳車反祔於西圃子伯季
子初為孔氏臣新登于公請追之遇載祔者
殺而乘其車許公為反祔遇之曰與不仁人
爭明無不勝必使先射射三發皆遠許為許
為射之殪或以其車從得祔於橐中孔悝出

春秋

奔宋

射音石
遠去聲

稽古樓

平陽東郡燕縣東北有平陽亭大夫皆有
 納納財賄也夜遣者慙負孔悝不欲令人
 見載伯姬而行載其母俱去也西門平陽
 門也反所西圃謂使副車還取廟主西圃
 孔氏廟所在所藏主石函登于公升為大
 夫殺而乘其車子伯殺載所者公為反所
 請孔悝怪載所者久不來使公為反逆之

不仁人謂子伯季子也明無不勝言必勝
 許為射之殪傳言子伯不仁所以死也或
 以車從從公為也

楚大子建之遇讒也自城父奔宋又辟華氏
 之亂於鄭鄭人甚善之又適晉與晉人謀襲
 鄭乃求復焉鄭人復之如初晉人使謀於子
 木請行而期焉子木暴虐於其私邑邑人訴
 之鄭人省之得晉謀焉遂殺子木其子曰勝

春秋左傳

卷六十

哀公

四

晉書

春秋
在吳子西欲召之葉公曰吾聞勝也詐而亂
無乃害乎子西曰吾聞勝也信而勇不爲不
利舍諸邊竟使衛藩焉葉公曰周仁之謂信
率義之謂勇吾聞勝也好復言而求死士殆
有私乎復言非信也期死非勇也子必悔之
弗從召之使處吳竟爲白公請伐鄭子西曰
楚未節也不然吾不忘也他日又請許之未
起師晉人伐鄭楚救之與之盟勝怒曰鄭人

春秋

和古樓

在此讐不遠矣勝自厲劔子期之子平見之
曰王孫何自厲也曰勝以直聞不告女庸爲
直乎將以殺爾父平以告子西子西曰勝如
卵余翼而長之楚國第我死令尹司馬非勝
而誰勝聞之曰令尹之狂也得死乃非我子
西不悛勝謂石乞曰王與二卿士皆五百人
當之則可矣乞曰不可得也曰市南有熊宜
僚者若得之可以當五百人矣乃從白公而

春秋左傳卷六十一 哀公 五 晉古樓

見之與之言說告之故辭承之以劔不動勝
曰不爲利諂不爲威惕不洩人言以求媚者
去之吳人伐慎白公敗之請以戰備獻許之
遂作亂秋七月殺子西子期于朝而劫惠王
子西以袂掩面而死子期曰昔者吾以力事
君不可以弗終抉豫章以殺人而後死石乞
曰焚庫弑王不然不濟白公曰不可殺王不
祥焚庫無聚將何以守矣乞曰有楚國而治

其民以敬事神可以得祥且有聚矣何患弗
從葉公在蔡方城之外皆曰可以入矣子高
曰吾聞之以險徼幸者其求無饜偏重必離
聞其殺齊管修也而後入白公欲以子閻爲
王子閻不可遂劫以兵子閻曰王孫若安靖
楚國匡正王室而後庇焉啓之願也敢不聽
從若將專利以傾王室不顧楚國有死不能
遂殺之而以王如高府石乞尹門圍公陽穴

春秋
宮負王以如昭夫人之宮葉公亦至及北門
或遇之曰君胡不胄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
焉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絕民望也若之何不
胄乃胄而進又遇一人曰君胡胄國人望君
如望歲焉日日以幾若見君面是得艾也民
知不死其亦夫有奮心猶將旌君以徇於國
而又掩面以絕民望不亦甚乎乃免胄而進
遇箴尹固帥其屬將與白公子高曰微二子

和百木

者楚不國矣棄德從賊其可保乎乃從葉公
使與國人以攻白公白公奔山而縊其徒微
之生拘石乞而問白公之死焉對曰余知其
死所而長者使余勿言曰不言將烹乞曰此
事也克則爲卿不克則烹固其所也何害乃
烹石乞王孫燕奔頰黃氏沈諸梁兼二事國
寧乃使寧爲令尹使寬爲司馬而老於葉扶

六反幾音冀艾音又
燕平聲頰求龜反

春秋

左傳

卷六十

哀公

七

晉古樓

春利
大子建奔宋在昭十九年辟華氏之亂在
昭二十年請行而期謂請行襲鄭之期子
木卽建也葉公子高沈諸梁也衛藩謂使
爲藩屏之衛周親也率行也好復言謂言
之所許必欲復行之不顧道理私謀復讐
也期必也白楚邑也汝陰褒信縣西南有
白亭楚未節言楚國雖復政令猶未得節
制鄭人在此比子西於鄭人翼而長之以

鳥爲喻楚國第謂用士之次第得死乃非
我言我必殺之若得自死我乃不復成人
石乞勝之徒二卿士子西子期乞曰不可
得言五百人不可得也告之故辭謂告欲
作亂宜僚辭距之承之以劍謂按劍指其
喉汝陰慎縣也請以戰備獻謂與吳戰之
所得鎧杖兵器皆備而獻之欲因以爲亂
子西掩面慙於葉公抉豫章殺人以救其

春秋
多力豫章大木葉公在蔡以蔡遷州來楚
并其地險猶惡也所求無饜則不安譬如
物偏重則離敗欲須其斃而討之管修楚
賢大夫故齊管仲之後聞其殺賢知其可
討子闔平王子啓五辭王者有死不能謂
不能從也高府楚別府石乞尹門爲門尹
也公陽楚大夫昭夫人王母越女歲年穀
也日以幾冀君來也艾安也旌表也掩面

以絕民望言葉先得民心將與白公欲與
白公并二子子西子期也柏舉之敗二子
功多微匿也長者謂白公也燕勝弟頰黃
吳地諸梁兼二事二事令尹司馬寧安也
寧爲令尹寧子西之子子國也寬爲司馬
寬子期之子而老於葉傳終言之

衛侯占夢嬖人求酒於大叔億子不得與卜
人比而告公曰君有大臣在西南隅弗去懼

害乃逐大叔遺遺奔晉比毗志反

占夢嬖人以能占夢見愛僖子大叔遺曰

有大臣弗去懼害託占卜夢而言

衛侯謂渾良夫曰吾繼先君而不得其器若
之何良夫代執火者而言曰疾與亡君皆君
之子也召之而擇材焉可也若不材器可得
也豎告天子天子使五人與豨從已劫公而
強盟之且請殺良夫公曰其盟免三死曰請

三之後有罪殺之公曰諾哉

不得其器謂國之寶器輒皆將去也代執
火者言將密謀屏左右召之謂召輒也器
可得言輒若不材可廢其身因得其器豎
告天子天子疾也劫公強盟求必立已免

三死盟在十五年

傳十七年春衛侯為虎幄於藉圃成求令名
者而與之始食焉天子請使良夫良夫乘衷

甸兩牡紫衣狐裘至袒裘不釋劍而食天子使牽以退數之以三罪而殺之

為虎幄於藉圃謂於田藉之圃新造幄幕皆以虎獸為飾請使良夫欲即以良夫應為令名衷甸一轅卿車紫衣君服袒裘以食而熱故偏袒亦不敬也三罪紫衣袒裘帶劍

三月越子伐吳吳子禦之笠澤夾水而陳越

子為左右句卒使夜或左或右鼓譟而進吳

師分以御之越子以三軍潛涉當吳中軍而

鼓之吳師大亂遂敗之

句古侯反

句卒鉤伍相著別為左右屯越以三軍當吳中軍謂左右句卒為聲勢以分吳軍而

三軍精卒并力擊其中軍故得勝也

晉趙鞅使告于衛曰君之在晉也志父為主請君若天子來以免志父不然寡君其曰志

春秋左傳

卷六十一

哀公

十一

晉古樓

父之為也衛侯辭以難天子又使栾之夏六月趙鞅圍衛齊國觀陳瓘救衛得晉人之致師者子玉使服而見之曰國子實執齊柄而命瓘曰無辟晉師豈敢廢命子又何辱簡子曰我卜伐衛未卜與齊戰乃還

栾中角反觀去聲

寡君曰志父之為恐晉君謂志父教使不來栾訴父欲速得其處國觀國書之子使服而見之謂釋囚服服其本服豈敢廢命欲必敵晉又何辱言不須來致師自將往

戰簡子乃還畏子玉也

楚白公之亂陳人恃其聚而侵楚楚既寧將取陳麥楚子問帥於大師子穀與葉公諸梁子穀曰右領差車與左史老皆相令尹司馬以伐陳其可使也子高曰率賤民慢之懼不用命焉子穀曰觀丁父都俘也武王以為軍率是以克州蓼服隨唐大啓羣蠻彭仲爽申

春秋左傳

卷六十一

哀公

十二

晉古樓

俘也文王以為令尹實縣申息朝陳蔡封畛
於汝唯其任也何賤之有子高曰天命不諂
令尹有憾於陳天若亡之其必令尹之子是
與君盍舍焉臣懼右領與左史有二俘之賤
而無其令德也王卜之武城尹吉使帥師取
陳麥陳人御之敗遂圍陳秋七月己卯楚公
孫朝帥師滅陳王與葉公枚卜子良以為令
尹沈尹朱曰吉過於其志葉公曰王子而相

國過將何為他日改卜子國而使為令尹所率

類反都音若
諂本又作滔

聚積聚也右領左史其可使者言此二人
皆嘗輔相子西子期伐陳今復可使率賤
言右領左史皆楚賤官武王楚武王縣申
息謂楚文王滅申息以為縣封畛於汝開
封畛北至汝水諂疑也令尹有憾於陳謂
十五年子西伐吳陳使貞子弟吳以此為

恨君盍舍焉謂舍右領與左史武城尹子
 西子公孫朝己卯滅陳終鄭裨竈言五及
 鶉火陳卒亡枚卜不斥言所卜以令龜子
 良惠王弟志望也過將何為過相將為王
 也子國寧也

衛侯夢于北宮見人登昆吾之觀被髮北面
 而譟曰登此昆吾之虛縣縣生之瓜余為渾
 良夫叫天無辜公親蒞之胥彌赦占之曰不

害與之邑寘之而逃奔宋衛侯貞卜其繇曰
 如魚窺尾衡流而方羊裔焉大國滅之將亡
 闔門塞竇乃自後踰冬十月晉復伐衛入其
 郭將入城簡子曰止叔向有言曰怙亂滅國
 者無後衛人出莊公而與晉平晉立襄公之
 孫般師而還十一月衛侯自鄆入般師出初
 公登城以望見戎州問之以告公曰我姬姓
 也何戎之有焉翦之公使匠久公欲逐石圃

季火左傳卷六十 哀公 西 晉左傳

未及而難作辛巳石圃因匠氏攻公公闔門
而請弗許踰于北方而隊折股戎州人攻之
大子疾公子青踰從公戎州人殺之公入于
戎州己氏初公自城上見己氏之妻髮美使
髡之以為呂姜鬢既入焉而示之璧曰活我
吾與女璧己氏曰殺女璧其焉往遂殺之而
取其璧衛人復公孫般師而立之十二月齊
人伐衛衛人請平立公子起執般師以歸舍

諸路蘇直又反窺勅呈反衡華音反方蒲郎反裔以制反般音班郵音緝鬚大計反

昆吾之觀衛有觀在於昆吾氏之虛今濮
陽城中縣縣瓜初生也良夫善己有以卜
成大之功若瓜之初生謂使衛侯得國叫
天無辜以本盟當免三死而并數一時之
事為三罪殺之故自謂無辜赦衛筮史寘
邑而逃言衛侯無道卜人不敢以實對懼
難而逃也貞卜謂正卜夢之吉凶窺赤免

左傳卷六十 哀公 十五 晉古樓

魚勞則尾赤橫流方羊不能自安裔水邊
 言衛侯將若此魚如魚至自後踰此皆繇
 辭也晉復伐衛以春伐未得志故怙亂滅
 國無後言不欲乘人之衰般師出辟蒯賾
 也戎州戎邑何戎之有言姬姓國何故有
 戎邑翦之謂削壞其邑聚公使匠久謂久
 不休息石圃衛卿石惡從子踰北方而隊
 折股終如卜言乃自後踰青疾弟己氏戎

人姓呂姜莊公夫人鬣髮也起靈公子潞

齊邑

公會齊侯盟于蒙孟武伯相齊侯稽首公拜
 齊人怒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武伯
 問於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季羔曰鄆衍
 之役吳公子姑曹發陽之役衛石魋武伯曰
 然則饒也

齊侯簡公弟平公敖也蒙在東莞蒙陰縣

西故蒙陰城也執牛耳尸盟者季羔高柴也鄆衍在七年發陽鄆地在十二年石魍石曼姑之子彘武伯名也鄆衍則大國執發陽則小國執據時執者無常故武伯自以為可執

宋皇瑗之子麋有友曰田丙而奪其兄鄲般邑以與之鄲般愠而行告桓司馬之臣子儀克子儀克適宋告夫人曰麋將納桓氏公問

諸子仲初子仲將以杞妣之子非我為子麋曰必立伯也是良材子仲怒弗從故對曰右師則老矣不識麋也公執之皇瑗奔晉召之

瑗音院鄲仕咸反

瑗宋右師克在下邑不與魍亂故在子仲皇野以非我為子謂為適子杞妣子仲妻伯非我兄右師老不識麋言右師老不能為亂麋則不可知公執之執麋也皇瑗奔

晉召之召令還也

傳十八年春宋殺皇瑗公聞其情復皇氏之族使皇緩為右師

言宋景公無常也緩瑗從子

巴人伐楚圍鄆初右司馬子國之卜也觀瞻曰如志故命之及巴師至將卜帥王曰寧如志何卜焉使帥師而行請承王曰寢尹工尹勤先君者也三月楚公孫寧吳由于蕞固敗

巴師于鄆故封子國於析君子曰惠王知志夏書曰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龜其是之謂乎志曰聖人不煩卜筮惠王其有焉

鄭楚邑卜曰如志謂子國未為令尹時卜為右司馬得吉兆如其志觀瞻楚開卜大夫觀從之後命之即命以為右司馬寧子國也承佐也二尹勤先君謂柏舉之役寢尹吳由于以背受戈工尹固執燧象奔吳

師皆為先君勤勞知志言知用其意夏書
逸書也官占卜筮之官蔽斷也昆後也言
當先斷意後用龜也聖人不煩卜筮以不
疑故不卜也

夏衛石圃逐其君起起奔齊衛侯輒自齊復
歸逐石圃而復石雉與大叔遺

起奔齊以齊所立故石雉大叔遺皆蒯聵
所逐

傳十九年春越人侵楚以誤吳也

誤吳使不為備

夏楚公子慶公孫寬追越師至冥不及乃還

冥越地

秋楚沈諸梁伐東夷三夷男女及楚師盟于
敖

楚伐東夷報越也三夷從越之夷三種敖

東夷也

春秋左傳

卷六十

哀公

十九

晉古婁

冬叔青如京師敬王崩故也

言敬王能終其世終萇宏言東王必大克叔青叔還子

傳二十年春齊人來徵會夏會于廩丘為鄭故謀伐晉鄭人辭諸侯秋師還

齊為鄭謀伐晉以十五年晉伐鄭此終叔向言晉公室卑

吳公子慶忌驟諫吳子曰不改必亡弗聽出

居于艾遂適楚聞越將伐吳冬請歸平越遂歸欲除不忠者以說于越吳人殺之

弗聽謂吳子弗聽艾吳邑豫章有艾縣欲除不忠吳人殺之言其不量力

十一月越圍吳越孟降於喪食楚隆曰三年之喪親暱之極也主又降之無乃有故乎趙孟曰黃池之役先主與吳王有質曰好惡同之今越圍吳嗣子不廢舊業而敵之非晉之

所能及也吾是以爲降楚隆曰若使吳王知之若何趙孟曰可乎隆曰請嘗之乃往先造于越軍曰吳犯閒上國多矣聞君親討焉諸夏之人莫不欣喜唯恐君之志不從請入視之許之告于吳王曰寡君之老無恤使陪臣隆敢展謝其不共黃池之役君之先臣志父得承齊盟曰好惡同之今君在難無恤不敢憚勞非晉國之所能及也使陪臣敢展布之

春秋

稽古

王拜稽首曰寡人不佞不能事越以爲大夫憂拜命之辱與之一簞珠使問趙孟曰句踐將生憂寡人寡人死之不得矣王曰溺人必笑吾將有問也史黯何以得爲君子對曰黯也進不見惡退無謗言王曰宜哉開去聲句古侯反黯

於減反

趙孟襄子無恤時有父簡子之喪楚隆襄子家臣黃池在十三年先主簡子質盟信

春秋左傳

卷六十

哀公

二十一

晉書

也嗣子襄子自謂欲敵越救吳嘗試也展陳也箠小筭問遺也溺人必笑以自喻所問不急猶溺人不知所為而反笑史黯何以為君子以晉史黯云不及四十年吳當亡吳王感問此也進不見惡謂時行則行退無謗言謂時止則止

傳二十一年夏五月越人始來

越既勝吳欲霸中國始遣使適魯

秋八月公及齊侯邾子盟于顧齊人責稽首因歌之曰魯人之皋數年不覺使我高蹈唯其儒書以為二國憂是行也公先至于陽穀齊閻邱息曰君辱舉玉趾以在寡君之軍羣臣將傳遽以告寡君比其復也君無乃勤為僕人之未次請除館於舟道辭曰敢勤僕人

傳中戀反比必利反

責稽首謂責十七年齊侯為公稽首不見

答顧齊地皋緩也高蹈猶遠行也言魯人
 皋緩數年不知答齊稽首故使我高蹈來
 爲此會二國齊邾也言魯據用禮不肯答
 稽首令齊邾遠至公先至先期至也息閭
 邱明之後次舍也舟道齊地敢勤僕人言
 不敢勤齊僕爲魯除館

傳二十二年夏四月邾隱公自齊奔越曰吳
 爲無道執父立子越人歸之天子革奔越

邾隱公八年爲吳所囚十年奔齊

冬十一月丁卯越滅吳請使吳王居甬東辭
 曰孤老矣焉能事君乃縊越人以歸

甬東越地會稽句章縣東海中洲也越人
 以歸以其尸歸終史墨子胥之言也

傳二十三年春宋景曹卒季康子使冉有弔
 且送葬曰敝邑有社稷之事使肥與有職競
 焉是以不得助執紼使求從輿人曰以肥之

得備彌甥也有不腆先人之產馬使求薦諸夫人之宰其可以稱旌繁乎繁步干反

景曹宋元公夫人小邾女季桓子外祖母

肥康子名競遠也求冉有名與眾也彌遠

也康子父之舅氏故稱彌甥薦進也稱舉

也繁馬飾繁纓也終樂祁之言政在季氏

夏六月晉荀瑤伐齊高無平帥師御之知伯視齊師馬駭遂驅之曰齊人知余旗其謂余

畏而反也及壘而還米戰長武子請卜知伯

曰君告于天子而卜之以守龜於宗祧吉矣

吾又何卜焉且齊人取我英邱君命瑤非敢

耀武也治英邱也以辭伐罪足矣何必卜壬

辰戰于犁邱齊師敗績知伯親禽顏庚

荀瑤荀躒之孫知伯襄子武子晉大夫治

英邱治齊取英邱也犁邱隰也顏庚齊大

夫顏涿聚

秋八月叔青如越始使越也越諸鞅來聘報叔青也

傳二十四年夏四月晉侯將伐齊使來乞師曰昔臧文仲以楚師伐齊取穀宣叔以晉師伐齊取汶陽寡君欲徼福於周公願乞靈於臧氏臧石帥師會之取廩邱軍吏令繕將進萊章曰君卑政暴往歲克敵今又勝都天奉多矣又焉能進是讇言也役將班矣晉師乃

還餼臧石牛大史謝之曰以寡君之在行半

禮不度敢展謝之

禮不度，快反。

寸仲取穀在僖二十六年宣叔取汶陽在成二年乞靈臧氏以臧氏世勝齊故欲乞其威靈石臧賓如之子軍吏晉軍吏也繕治戰備萊章齊大夫往歲克敵禽顏庚也今又勝都謂取廩邱讇過也生日餼大史晉大史寡君在行在軍行開牢禮不度謂

不如禮度也此終臧氏有後於魯

邾子又無道越人執之以歸而立公子何何亦無道

越執邾子以歸終子贛之言也何大子革弟

公子荆之母嬖將以為夫人使宗人釁夏獻其禮對曰無之公怒曰女為宗司立夫人國之大禮也何故無之對曰周公及武公娶於

薛孝惠娶於商自桓以下娶於齊此禮也則有若以妾為夫人則固無其禮也公卒立之而以荆為大子國人始惡之

荆哀公庶子宗人禮官也武公敖也孝公稱惠公弗皇商宋也桓以下娶於齊以桓公始娶文姜國人惡之惡公也

閏月公如越得大子適郢將妻公而多與之地公孫有山使告于季孫季孫懼使因大宰

春和
而納賂焉乃止

適郢越王太子得相親說也
齧故吳臣也

季孫恐公因越討已故懼

傳二十五年夏五月庚辰衛侯出奔宋衛侯
爲靈臺于藉圃與諸大夫飲酒焉褚師聲子
轆而登席公怒辭曰臣有疾異於人若見之
君將殺之是以不敢公愈怒大夫辭之不可
褚師出公執其手曰必斷而足聞之褚師與

可冠亥乘曰今日幸而後亡公之人也奪南
氏邑而奪司冠亥政公使侍人納公文懿子
之車于池初衛人剪夏丁氏以其帑賜彭封
彌子彌子飲公酒納夏戊之女嬖以爲夫人
其弟期大叔疾之從孫甥也少畜於公以爲
司徒夫人寵衰期得罪公使三匠久公使優
狡盟拳彌而甚近信之故褚師比公孫彌牟
公文要司冠亥司徒期因三匠與拳彌以作

春秋左傳

卷六十

哀公

二十七

晉書

春秋

稱古

亂皆執利兵無者執斤使拳彌入于公宮而
 自大子疾之宮謀以攻公鄆子士請禦之彌
 援其手曰子則勇矣將若君何不見先君乎
 君何所不逞欲且君嘗在外矣豈必不反當
 今不可眾怒難犯休而易聞也乃出將適蒲
 彌曰晉無信不可將適鄆彌曰齊晉爭我不
 可將適洽彌曰魯不足與請適城鉏以鉤越
 越有君乃適城鉏彌曰衛盜不可知也請速

自我始乃載寶以歸公為支離之卒因祝史
 揮以侵衛衛人病之懿子知之見子之請逐
 揮文子曰無罪懿子曰彼好專利而妄夫見
 君之人也將先道焉若逐之必出於南門而
 適君所夫越新得諸侯將必請師焉揮在朝
 使吏遣諸其室揮出信弗內五日乃館諸外
 里遂有寵使如越請師從去聲鄆音絹援音

袁開去聲洽力

了反內音納

春秋左傳

卷六十

哀公

三

晉書

衛侯輒也古者見君解韞聲子不解故公怒之有疾言足有創疾故不敢解韞設嘔吐也大夫辭之不可言眾共辭謝公公不可解戢其手抵徒手屈肘如戟形幸而後亡恐死以得亡爲幸南氏子南之子公孫彌牟懿子公文要公有忿使人投其車于池水中衛剪夏丁在十一年彭封彌子彌子瑕期夏戊之子姊妹之孫爲從孫甥與

孫同列優狡俳優也拳彌衛大夫使俳優盟之欲恥辱也褚師比韞登席者彌牟喪邑者公文要失車者司寇亥奪政者斤工匠所執拳彌入宮以信近之故得入鄆子士衛大夫將若君何言不可救先君崩贖也亂不速奔故爲戎州所殺欲令早去蒲近晉邑鄆齊晉界上邑彌詐不知謀故公信之冷近魯邑城鉏近宋邑鉤越謂宋南

近越轉相鉤牽載寶以歸彌欺衛君言君以寶自隨將致衛盜請速行已為先發而同載寶歸衛也支離陳名揮衛祝史懿子知之知揮為內閒子之公孫彌牟文子也妄不法也先道言若見君有入勢必道助之出南門而適君所雖知其為君閒不審察私共評之遣諸其室謂難面逐之先逐其家信弗內再宿為信外里公所在請師

伐衛求入也

六月公至自越季康子孟武伯逆於五梧郭重僕見二子曰惡言多矣君請盡之公宴於五梧武伯為祝惡郭重曰何肥也季孫曰請飲斃也以魯國之密邇仇讐臣是以不獲從君克免於大行又謂重也肥公曰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飲酒不樂公與大夫始有惡

洛

公至自越以前年行今還五梧魯南鄙也
 郭重僕為公僕也君請盡之以二子不臣
 之言甚多欲使公盡極以觀之祝上壽酒
 曰何肥訾毀其貌飲罰也又謂重肥言重
 隨君遠行劬勞不宜稱肥食言多以激三
 桓之數食言公與大夫始有惡為二十七
 年公孫邾起

傳二十六年夏五月叔孫舒帥師會越皋如

后庸宋樂枝納衛侯文子欲納之懿子曰君
 愾而虐少待之必毒於民乃睦於子矣師侵
 外州大獲出禦之大敗掘褚師定子之墓焚
 之于平莊之上文子使王孫齊師於皋如曰
 子將大滅衛乎抑納君而已乎皋如曰寡君
 之命無他納衛君而已文子致眾而問焉曰
 君以蠻夷伐國國幾亡矣請納之眾曰勿納
 曰彌牟亡而有益請自北門出眾曰勿出重

賂越人申開守陴而納公公不敢入師還立
悼公南氏相之以城鉏與越人公日期則爲
此令苟有怨於夫人者報之司徒期聘於越
公攻而奪之幣期告王王命取之期以眾取
之公怒殺期之甥之爲大子者遂卒于越扶

廢反
舒武叔之子文子也皋如后庸越大夫樂
莜宋司城子納衛侯輒也復很也衛師越

納輒之師大敗衛師敗也定子褚師比之
父也平莊陵名也齊衛大夫王孫賈之子
昭子也請自北門出欲以觀眾心申重也
開重門而嚴設守備欲以恐公故不敢入
悼公蒯聵庶弟公子黜也期司徒期也夫
人期姊也怒期而不得加戮故勅宮女令
苦困期姊期聘于越爲悼君聘也告王謂
越王也殺期之甥以忿期而及其姊爲夫

人者遂復及夫人之子卒于越終言之也
終效夷言死于夷

宋景公無子取公孫周之子得與啓畜諸公
宮未有立焉於是皇緩為右師皇非我為大
司馬皇懷為司徒靈不緩為左師樂莜為司
城樂朱鉏為大司寇六卿三族降聽政因大
尹以達大尹常不告而以其欲稱君命以令
國人惡之司城欲去大尹左師曰縱之使盈

其罪重而無基能無徹乎冬十月公遊于空
澤辛巳卒于連中大尹興空澤之士千甲奉
公自空桐入如沃宮使召六子曰聞下有師
君請六子盡六子至以甲劫之曰君有疾病
請二三子盟乃盟于少寢之庭曰無為公室
不利大尹立啓奉喪殯于大宮三日而後國
人知之司城莜使宣言于國曰大尹惑蠱其
君而惠其利令君無疾而死死又匿之是無

他矣大尹之罪也得夢啓北首而寢於盧門之外已爲烏而集於其上味加於南門尾加於桐門曰余夢美必立大尹謀曰我不在盟無乃逐我復盟之乎使祝爲載書六子在唐孟將盟之祝襄以載書告皇非我皇非我因子潞門尹得左師謀曰民與我逐之乎皆歸授甲使徇于國曰大尹惑蠱其君以陵虐公室與我者救君者也眾曰與之大尹徇曰戴

氏皇氏將不利公室與我者無憂不富眾曰無別戴氏皇氏欲伐公樂得曰不可彼以陵公有罪我伐公則甚焉使國人施于大尹大尹奉啓以奔楚乃立得司城爲上卿盟曰三族共政無相害也

首去聲味張又反

周元公孫子高也得昭公也啓得弟畜養也皇懷非我從昆弟不緩子靈圍龜之後茂樂溷之子朱鉏樂輓之子三族皇靈樂

者降和同也大尹近官有寵者六卿因之
 以自通達於君大尹不告不告君也盈滿
 也重而無基不能無傲言勢重而無得以
 為基必傲也空澤宋邑連中館名千甲謂
 甲士千人奉公入奉公尸也梁國虞縣東
 南有地名空桐沃宮宋都內宮名畫計策
 也大尹之罪言大尹所弑盧門宋東門北
 首死象盧門外失國也桐門北門不在盟

言少寢盟但以君命盟六卿大尹不盟唐
 孟地名襄祝名子潞樂棧門尹得謂樂得
 也戴氏即樂氏眾曰無別惡其號令與君
 無別戴皇欲伐公公謂啓也施于大尹言
 施罪於大尹也

衛出公自城鉏使以弓問子贛且曰吾其入
 乎子贛稽首受弓對曰臣不識也私於使者
 曰昔成公孫於陳甯武子孫莊子為宛濮之

盟而君入獻公孫於衛齊子鮮子展為夷儀
之盟而君入今君再在孫矣內不聞獻之親
外不聞成之卿則賜不識所由入也詩曰無
競惟人四方其訓之若得其人四方以為主
而國於何有孫音遜宛於阮反

成公孫於陳謂僖二十八年衛成公奔楚
遂適陳宛濮之盟亦在魯僖二十八年獻
孫衛齊莊襄十四年夷儀之盟在襄二十

六年君再在孫謂十五年孫魯今又孫宋
詩周頌言無強惟得人也四方為主謂為
主四方也

傳二十七年春越子使后庸來聘且言邾田
封于貽上二月盟于平陽三子皆從康子病
之言及子贛曰若在此吾不及此夫武伯曰
然何不召曰固將召之文子曰他日請念他

來反

言邾田封于駘上欲使魯還邾田封竟至駘上盟于平陽西平陽三子皆從謂季康子叔孫文子孟武伯皆從后庸盟康子病之恥從蠻夷盟也吾不及此謂不及與越盟他日請念言季孫不能用于贛臨難而思之

夏四月己亥季康子卒公弔焉降禮禮不備也言公之多妄

晉荀瑤帥師伐鄭次于桐邱鄭駟弘請救于齊齊師將興陳成子屬孤子三日朝設乘車兩馬繫五邑焉召顏涿聚之子晉曰隰之役而父死焉以國之多難未女恤也今君命女以是邑也服車而朝毋廢前勞乃救鄭及留舒違穀七里穀人不知及濮雨不涉子思曰大國在敝邑之宇下是以告急今師不行恐無及也成子衣製杖戈立於阪上馬不出者

春秋左傳卷六十 哀公 三六 稽古樓
助之鞭之知伯聞之乃還曰我卜伐鄭不卜
敵齊使謂成子曰大夫陳子陳之自出陳之
不祀鄭之罪也故寡君使瑤察陳衷焉謂大
夫其恤陳乎若利本之顛瑤何有焉成子怒
曰多陵人者皆不在知伯其能久乎中行文
子告成子曰有自晉師告寅者將為輕車千
乘以厭齊師之門則可盡也成子曰寡君命
恒曰無及寡無畏眾雖過千乘敢辟之乎將

以子之命告寡君文子曰吾乃今知所以亡
君子之謀也始衷終皆舉之而後入焉今我
三不知而入之不亦難乎

屬音燭乘衣輕並
去聲阪音反厭於

引駟歛子屬孤子三日朝謂屬會死事者
之子使朝三日以禮之乘車兩馬大夫服
又加之以五邑隰役在二十三年穀人不
知言其整也留舒齊地違去也濮水自陳

留酸棗縣傍河東北經濟陰至高平入濟
子思國參製雨衣也知伯聞之乃還畏其
得眾心也以陳之不祀為鄭之罪十七年
楚獨滅陳非鄭之罪蓋知伯誣陳子故陳
子怒謂其多陵人衷善也瑤何有言陳滅
於己無傷文子荀寅此時奔在齊雖過千
乘不敢辟成子疑其有為晉之心也知所
以亡自恨已無知始衷終皆與而後入謂

謀一事則當慮此三變然後入而行之所
謂君子三思三不知而入悔其言不可復
公患三桓之侈也欲以諸侯去之三桓亦患
公之妄也故君臣多閒公游于陵阪遇孟武
伯於孟氏之衢曰請有問於子余及死乎對
曰臣無由知之三問卒辭不對公欲以越伐
魯而去三桓秋八月甲戌公如公孫有陘氏
因孫於邾乃遂如越國人施公孫有山氏

欲以諸侯去之謂欲求諸侯師以逐三桓
閒隙也問余及死問可得壽死否有陘氏
卽有山氏國人施罪有山氏以公從其家
出故也終子贛之言君不沒於魯

悼之四年晉荀瑶帥師圍鄭未至鄭駟弘曰
知伯愎而好勝早下之則可行也乃先保南
里以待之知伯入南里門于桔枳之門鄭人
俘鄩魁壘賂之以知政閉其口而死將門知

伯謂趙孟人之對曰主在此知伯曰惡而無
勇何以爲子對曰以能忍恥庶無害趙宗乎
知伯不悛趙襄子由是甚知伯遂喪之知伯
貪而愎故韓魏反而喪之

桔戶結反枳大結反鄩戶主反甚其

冀反

悼公哀公之子寧也哀公出孫魯人立悼
公保守也南里在城外鄩魁壘晉士賂之
以知政欲使反爲鄭也將門謂將攻鄭門

春秋左傳卷六十 哀公 四 晉子復

主謂知伯也言主在此何不自入也惡貌
醜也簡子廢嫡子伯魯而立襄子故知伯
言其醜且無勇何故立以爲子碁毒也知
伯貪而復韓魏反而喪之按史記晉懿公
之四年魯悼公之十四年知伯帥韓魏圍
趙襄子於晉陽韓魏反與趙氏謀殺知伯
於晉陽之下在春秋後二十七年

春秋左傳註卷第六十終

